

茶余饭后·

垂钓之乐

范广学



午饭后,我去大塘埂上散步,四月的阳光不再是温柔,不一会儿脸上就晒出了微汗,大塘埂上一排大关杨的树荫一律倒在了塘埂的另一边。一个穿着短袖衫的光头小伙子在垂钓,瘦且精神,任凭日光的肆虐,垂钓小伙是那么地专注。我本想在树荫下行走,是垂钓小伙吸引了我的脚步,见我走近想跟他说话,他竖起一根指头往嘴上一竖,“嘘”了一声。他一甩竿,30多米长的渔线,画个弧形,“嗖”的一下,越过一片水草,鱼饵落进了前方一片水面上。垂钓小伙赶紧手摇线拐子收线,鱼儿在水面上飞快跃动,恰似一只白色小青蛙在蹦跳。见过垂钓者只把鱼饵沉入水中不动,鱼饵的腥味诱引鱼儿咬钩的,而这个垂钓小伙却展现了不一

样的钓技,不免心生疑惑。只一分钟光景,突然看见鱼儿一下子沉入水中,水面泛起一股波浪,渔线晃动了一下,往水中拽去。哈哈,一条大鱼上钩了,垂钓小伙加快了收线动作,渔线绷得紧紧的,直往水中拽去,黝黑的鱼脊露出了水面。这时垂钓小伙放慢了收线速度,大鱼可能折腾没劲了,再没有翻动那么大的浪了,垂钓小伙把鱼甩上了大塘埂,一条黑不溜秋的大乌鱼还在扑腾着,嘴一张一合,眼珠子暴突着,好像不服气的样子,这条乌鱼足有五六斤重呢。垂钓小伙掰开乌鱼嘴,食指用力把鱼钩及鱼饵抠出来。这鱼钩和鱼饵要比普通的大得多,鱼饵貌似小青蛙,白色的。我惊讶:“别人的鱼饵是活的红蚯蚓,你咋是用青蛙呢?”垂钓小

伙笑了一下,说,“我这是专钓乌鱼的,叫路亚钓,用假饵模拟小动物跃动来诱捕乌鱼,我这鱼钩上不是用活青蛙作诱饵,是塑料青蛙,白色,更显眼。”

哈,又一大稀奇,垂钓小伙又说乌鱼喜欢生活在水肥和水草多的环境中,这塘长乌鱼呢。说着话,垂钓小伙手一扬,渔线又往远处飞去,鱼饵刚一拉动,忽地一下不见了,又一条大鱼上钩了。这次垂钓小伙一直小心翼翼地,简直是在和猎物拼智力和体力,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把那条乌鱼弄上岸,哇塞!比刚才的那条乌鱼几乎大了一倍。垂钓小伙点燃一支烟,悠悠吐出一口烟圈,被日光晒得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开心的笑容。

垂钓小伙收好线,拿着鱼竿又走向另一个塘埂,尽管他很热,但他在尽情地享受着垂钓的快乐!我们会常常抱怨生活艰辛而又苦涩,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个思路,调整一下心态,也许能看到另一种柳暗花明,也能享受到垂钓者般的快乐!

边发出呼呼噜噜的声响,待走入村庄时,前后水桶的麦穗或稻穗足够喂饱两三只老母鸡。

有许多恩爱夫妻,便是在井口边相识、相知、相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据说有一个家里比较贫困的俊俏小伙,硬是靠几年如一日地将一挑挑清纯水送入未来的岳父、岳母家。由此深深地打动了两位慈善老人的心,成全了一桩令人羡慕的美好姻缘,在附近十里八乡传为佳话。

故乡老井的南边,有一座四季常青、鲜花遍布的小山丘,它是村庄孩童们玩耍的摇篮,放飞心情的天地。每逢清晨和星期天,孩子们一边放牛一边吹奏着牧笛,悠扬的笛声清脆悦耳,和着水田里的青蛙声以及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声,汇成了一片音乐的海洋。我的童年便是在这种祥和的氛围里度过的。如今回想起来,那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悠闲自在令我无限向往。

吾家双井塘,十里秋风香。故乡的老井啊,你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只因有了你,我的童年生活才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欢笑。每每忆起故乡的老井,我的心中便升腾出一种莫名的快感,心情格外放松,一切琐事和烦恼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瓜却呈现出生命的质感。

剥去褐色外衣,倒掉哗哗作响的丝瓜籽,洁白如玉的丝瓜络映入眼帘。它们脉络清晰,纹理细腻,《纲目》云:“(丝瓜)老则筋丝罗织,故有丝、罗之名。”入药用其筋络,故名丝瓜络。

总是很公平,在赐予沧桑的同时也把沉淀之美柔韧之力随手相赠。

天不欺我,一把老骨耐摔打。可不是,就像妈妈,经过岁月洗礼,老成了一根丝瓜络,每根丝瓜络里都有光阴的痕迹,每条经纬中都镌刻着岁月的流转。

隔壁王家婶子不下奶,妈妈让用丝瓜络煎水服之,三两次下去,无药而愈。喜极,大赞丝瓜络的神奇。妈妈把余下的丝瓜络剪成大小均匀的等份,用来洗碗,除污能力堪称魔法。

丝瓜络,即使生命走向终结,仍然不忘发挥光和热。

诗品时空·

别在故乡的耳鬓(外二首)

王成保

四月。香椿上市
一道菜打开了四月的胃口
栽上几株辣椒幼苗,慢慢摠住
一块空地的欲望

松土的身体,刚被阳光浇热
一个叫老家的名字,便在我的眼睛里
潮湿。豌豆,正在藤上描花
虽然有着蝴蝶似的翅膀,没经你的
准许,去哪里也休想起飞

深巷,是城市的素衣。我在这里
降解风尘。院里闲置的花台
种蚕豆的黑眼睛,种荆芥的口碑
种芜荑的体香
种什么都能活。我还想种童年里
疯长灯笼草的酸涩和鹅肠菜
的快乐

四月,花期正盛。游园节
茶叶节与花会,错峰而来
而我只能走上郊野,用蒲公英写信
然后轻轻一吹,一缕丁香味
的小诗,就会别在故乡的耳鬓

杜鹃,是山里的网红

风很轻。不觉间就绕过了倒春寒
没有一面彩旗猎猎作响

那个修剪花木的人,生怕剪掉
一个芽苞。其实,每一个芽苞里
都蹲坐一个春天。春天的快活
那是一哄而起的

小草恃绿咄咄逼人,那是乡下
男孩子的秉性。乡下的女孩
挪用了花的名字,她们也像花朵一样
莞尔如蕾,怒放成花

村花很多。桃花,粉红装扮
梨花杏花素颜。樱花,齐聚家乡的
秦湾,带着闺蜜相亲的人很多
油菜花黄得尊贵,没人敢来这里
亵渎。杜鹃,是山里的网红
招来了蜂嘤,招来了蝶舞,也招来
方言俚语

三月,老家山村秀出的妩媚
正戳中我的软肋,一次次地羞赧
让我在这潋滟的春光里
慌不择路

读四月

四月,是我们捧在手里的书
有暖暖的温滑。我们用热切的眼眸
来读四月,读它的草长和莺飞

每片叶子都是熠熠生辉的词汇
每个花朵都是一处浓墨重彩的修辞
每一声鸟鸣都是一次声情并茂
的诵读

有时,我们是对着这本书默念
有时,我们把目光指向盎然的春色
有时,是想把一段文字切换成
一幅合适的图片

尘世的碎碎念念都在这本书上
读它,就能听到四月过境的雨声
和清明于坟前长跪不起的倾诉
花朵上滴答的,是我们走失多年的
眼泪。插上门楣上的柳条
像高高举起而又难以放下的遥望

读四月,读那些奔赴炊烟嶙峋的乡愁
然后,我们挣脱乳名,挥别四月的
花黄。出发



故乡的老井

蒋志明

如今,自来水已入千家万户,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一马平川,只要一拧水龙头,便可如愿地用上经过消毒的、清澈的自来水。可也有天不随人愿的时候,有时停水了,又等着洗菜做饭,可伤脑筋了。望着空落落的水龙头,不由得又想起久违的故乡老井了。

故乡的老井坐落于离村庄500米的南边,由于水源旺盛,水质又好,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纷纷前往挑水。每逢清晨,去水井的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五成群,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特别是农忙季节,人们便抽空赶紧赶往地前往水井,有时天刚蒙蒙亮,田埂上的挑水人便络绎不绝。

朱阁前头露井多,碧梧桐下美人过。故乡的老井边有一棵十分茂盛的枫杨树,需几人才能合围,高大挺拔的树干直冲云天,它日夜虔诚地守护着这口老井,像一把巨大的雨伞,给夏天挑水的人们遮荫避雨,给村民们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有热心

人在大树的下面彻了几个小石凳,令休闲的挑水人舒舒服服地在井边享受着清凉。盛夏的中午,偶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和温柔娴静的姑娘在井边谈情说爱,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心里像喝蜜似的甜滋滋的。面对着心上人,面对着氤氲的井口,背靠着参天枫杨,他们陶醉其中。

由于我们村庄四周水脉不畅,水质也不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村的人一直吃着邻村老井的水。就是这口不怎么起眼的水井,却养育了四面八方2000余口的村民,演绎了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村庄里有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寂老人,全靠一些好心人一挑挑地往家里送水。那时是大集体年代,生产队长和民兵营长经常号召青壮年劳力、基干民兵为这些无依无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轮流挑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每逢小麦或稻谷成熟的季节,挑水的人群一队队地急步跨上乡间小路,两边的麦穗或稻穗挂着桶

丝瓜络

余秀琦



记忆里我家的院子很大,是规整的长方形,整个地面铺排着光洁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经过河水山洪的冲刷,一粒粒光滑坚硬,工匠们根据大小形状铺排成不同的图案。有的像太阳花,有的像树叶,还有些像散落的星星。

在院子的东西角,妈妈辟出面积大的空隙用来种丝瓜。丝瓜既可食用,又可遮阳美化庭院。

每年的春天,妈妈移植来三棵丝瓜秧,周围圈起荆棘以防鸡鸭啄食。不出一个月,丝瓜便爬起长长的藤蔓。丝瓜嫩绿的手不断地延伸,沿着事先搭好的木架向上攀

爬。向上,向阳,一路欢唱。在碧绿的叶子间,开出鹅黄色花朵。

花谢后,结出一根根小丝瓜。风吹雨打,丝瓜一天一个样,到了初夏,丝瓜就可食用了。

打个鸡蛋丝瓜汤,再拌个凉黄瓜,蒸一锅地锅馍,当见朴素中的美好。每逢傍晚,院子熏起艾草,搬出小方桌,在丝瓜架下山里人家的晚饭开始了。

此时的丝瓜籽少肉厚,入口清甜,是平民的消暑圣品。

但每年妈妈总是留下一些丝瓜让其老在秋风中。

到了深秋,一场场秋霜压下来,丝瓜叶老藤枯,而蔓上的老丝